



百骨夜宴

月翼
YUE YI
著

白天是丑婢

晚上是美人

通吃阴阳两界

秒杀各路鬼仙



百骨夜宴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百骨夜宴 / 月翼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2. 8

ISBN 978-7-5133-0765-9

I. ①百… II. ①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38677 号

百骨夜宴

月翼 著

责任编辑: 汪 欣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封面设计: 八牛设计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印 刷: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660mm×960mm 1/16

印 张: 19.25

字 数: 200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8 月第一版 2012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765-9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Contents
目
录

缘 起 / 001

第一则 临安妖宅 / 005

第二则 红衣妖姬 / 033

第三则 盛夏夜谈 / 073

第四则 胭脂孤泪 / 083

目
录
Contents

第五则 临安夜宴 / 115

第六则 山中冥迹 / 161

第七则 妖幻之花 / 229

第八则 雪夜异闻 / 291

缘起

南宋初年，宋室南迁，金兵在北宋故地烧杀劫掠，其中一队金兵行军至荒郊野岭，见树木葱茏之中有一座尼姑庵，领兵的金将大喜，遂带领众兵入寺。寺内只有数名女尼，女住持双手合十，向金将拜倒：“此乃佛门清静之地，我等乃潜心修佛之人，将军莫伤我寺内众弟子，贫尼愿献出寺内所有财物以及几名女子供将军享用。”

说罢，两个女尼领了几个年纪很小的女孩出来，都没有落发，想必是逃难的宋人，被父母卖与尼姑庵的。

金将大笑，并未领情，纵兵淫乐，金将独坐几案之后，一边饮酒一边看着麾下兵士作恶。未落发的几个民女中，有一个年纪极小的，大概只有五六岁，金兵虽然凶恶，却也未曾碰她。她缩到几案之下，蜷成一团。金将家中有一小女，与此女年岁相近，心生恻隐，便对女孩沉声道：“过来！”

小女孩似乎有些害怕，抱着双膝不肯动。

金将脸色一沉：“还不快过来！”

小女孩犹豫了一下，从几案下爬了出来，来到他的身边，只是不敢看他，低着头扯自己的衣角。她家中似乎甚为贫困，衣服上有好几个补丁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

小女孩嗫嚅道：“梅花。”

“你叫梅花？”金将沉吟片刻，“正好本将女儿缺一个丫鬟，跟本将回去如何？”

小女孩忽然抬起头，一双眼睛又大又亮：“将军也有妻女，可知淫人妻女者，妻女必被人淫，若今日在寺内受辱的是将军的妻女又如何？”

金将大怒：“大胆！”

“忠言逆耳。”梅花望着他，眸中有光华流转，金将拿剑，本欲将其砍杀，却见面前所站的，竟是自己的小女儿，大惊失色：“阿朵儿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

殿内正在淫乐的士兵也见身下的女子竟然是自己的妻女姐妹，顿时吓得惊慌失措，匆忙放开。放开后那些女子又变回原本的模样，他们又要侵扰，那些女子又变成了自己的妻女模样，一时间众兵士手足无措，有人道：“莫非是观音显灵？”

众人纷纷附和，以为在这寺内行凶，触犯了神灵，忙跪倒在观音像前，祈求原谅。金将长剑指向梅花：“你究竟是何方妖孽？”

梅花淡淡道：“将军杀孽太重，将来必入阿鼻地狱，若今日能回头是岸，积下阴德，或许能有所转圜。”

金将怒目圆睁，小女孩不再理他，转身钻回几案底下，缩成一团。金将转头看了看满殿哭泣的女尼和一群不断磕头求饶的兵士，沉吟良久，将长剑收回鞘中，大喝一声：“都给我起来！”

军令如山，众士兵起身列队，金将冷着脸说：“今日之事，谁都不许说出去，若谁走漏半点儿风声，莫怪军法无情！”

他回头看了看几案下的小女孩，高声道：“撤兵！”

暮春晌午，山林幽静，天空中云朵自卷自舒，小小的寺庙竟如

同世外桃源，外面的纷争与战火似乎与这里毫不相干。女住持带着一名衣着华美的年轻少妇走进内院：“女施主今日可在厢房内歇息，待明日一早动身，傍晚时分就能到达燕子渡，乘船过江了。”

“有劳师太。”少妇脸上浮着笑容，“数月前两位官家（即皇帝）被金兵劫持北上，我夫君南渡，原本以为他已客死异乡，今生再无见面的机会，哪知他竟在临安城置办产业，站稳脚跟，如今派人来接我们母子，真是让人不敢相信，我如今还像在梦中一般。”

“夫人向来与人为善，吃斋念佛，今后必定苦尽甘来，有享不尽的大富贵。”女住持低头看了看她身后跟着的男孩，男孩不过十二三岁，生得十分漂亮。“小公子天庭饱满，骨骼清奇，将来必定是大富大贵，位极人臣。”

男孩不理她，只顾玩着手里的金算盘。

少妇抬起头，见院落里有一个小女孩，绑着两个丫髻，拿着一把比她还要高上半截的扫帚扫地，满地的落叶，她扫得极为认真，阳光洒在她凌乱的头发和破旧的衣衫上，让人不由得心生怜悯。

“那边那位孩子是……”

“她叫梅花，父母都饿死了，叔叔本来想把她卖给妓院，好在婶婶还有点儿良心，将她卖给庵里，再过几日就要落发了。”

“小小年纪，真是难为她了。”少妇动了恻隐之心，“正好我儿子缺个丫头，不如我将她买下来吧。”

“能被夫人看中，自然是她的福分，只是这孩子长得不漂亮，怕服侍不了小少爷。”

“丫髻而已，要那么漂亮干什么？要真太漂亮了，我还怕把我儿子给带坏了呢。”少妇朝那女孩道，“梅花，你过来。”

梅花拿着扫帚跑过来，规规矩矩地向她道了个万福，少妇仔细

看她，虽然她五官普通，但肌肤白皙，倒有一分惹人怜爱的清秀，遂点头道：“是个懂规矩的孩子，多大了？”

“五岁。”

“你愿意进我府里做丫鬟吗？”

梅花看了看那个玩算盘的公子说：“我听住持的。”

“这是你的造化，亦是机缘，我哪有不放人的道理呢？”女住持双手合十念了声佛，“夫人，待会儿贫尼带您到账房去，交换了卖身契，梅花就是您的了。”

“既然进了我家门，就不能再叫梅花了，便改名‘芸奴’吧。”

女住持点头道：“还不快叩谢女施主。”芸奴跪地磕了几个响头，女住持道：“你带小公子去厢房。夫人，请跟我来。”两人往账房去了，芸奴放下扫帚，羞答答地说：“公子请跟奴婢来。”

“哼，丑八怪。”小公子不屑地说，“等到了家里，你还是去院子里扫地去，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，免得污了我的眼睛！”

芸奴低着头，轻咬下唇道：“是。”小公子又哼了一声，也不理她，依旧玩着金算盘。芸奴站在角落里静静地看着他，忽然在他头上抓了一下，他侧过脸来问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“您头上有只虫子。”小公子大惊，用力拍打着脑袋：“什么？有虫子？哪里？在哪里？”

“奴婢已经帮您拍掉了。”

小公子松了口气：“幸好。”顿了顿，又色厉内荏地对她说：“今天的事不许说出去，不然我让娘打你三十板子！”

芸奴点了点头，谁也没有发现，她藏在身后的右手抓了一只殊形诡状的怪物，足有半尺来长，被她用力一捏，便化为黑色的薄雾消散得无影无踪。

第一则

临安妖宅

十年后。

这里是临江城，纸醉金迷的奢华之都。富足的生活让这里的人们几乎忘记了那丢失的半壁江山。

人们耽于享乐，所崇拜的也不再是一剑风华动九州的英雄，而是一掷千金的豪商。说起富豪，整个临江城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叶家。

临江城分内城和外城，内城为皇宫之所在，若在云中俯瞰，外城之中最大的建筑在西湖畔，为一座园林，其间楼阁鳞次栉比，廊腰缦回，檐牙高啄，大有跟皇宫内城争锋的气势。此处便是大宋首富叶正程的府邸，月光如一层瑰丽的轻纱，笼罩着叶府，唯有冉冉飘过的浮云，偶尔会将轻纱筛得七零八落，露出府内各种斑驳交错的阴影。

太常寺李大人在叶府做客，与叶正程相谈甚欢，喝得有些醉了，在侍从的搀扶下走出叶家大门，上了马车，轻摇折扇，嘴里吟诵着刚才借着酒兴而作的一首《苏幕遮》，颇为自得。

车轮轧到了石子儿，抖了一下，停了下来。李大人用扇子挑起帘子问：“三竹，怎么不走了？”

外面没有人答话，他将脑袋伸出去，看见一个穿官服的老者，朝他拱手行礼：“李大人，别来无恙。”

“原来是张大人。”李大人笑道，“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怎么身

边一个随从都没有？”

“李大人，现在已经三更天了，明日还要上朝，您现在回府怕是来不及了，我家就在前面，不如到我府上歇息一晚，明日好一同上朝。”

“三更天了吗？”李大人心下暗酌，五更天便要上朝，如今回府确实来不及了，“既是如此，便叨扰张大人了。”他醉醺醺地下车，临安大街上空无一人，两旁的房屋门前都挂着白色的灯笼，昏惨惨如鬼魅。

“李大人，请。”张大人朝一扇洞开的大门一指，李大人正欲往里走，衣袖忽然被什么东西抓住了，他回头一看，是个少女，由于光线太暗，根本看不清她的容貌，依稀可以看见她梳着丫鬟才会梳的丫髻。

“不要去，去了就回不来了。”少女说。

“你是谁？”李大人有些不快，“我去何处，与你何干？”

“大人，快仔细想想。”少女说，“张大人究竟是谁？”

“张大人嘛，是……”他愣了一下，酒顿时醒了一半。对啊，张大人是谁？朝中的确有好几位姓张的大人，可是这位，他并不认识啊。奇怪，看到他的时候，他自然而然地认为他是自己的同僚，可他却想不起他的相貌。

“你再看看，这位张大人是谁？”

李大人转过头，看见站在门口的那个老者虽然身着官服，容貌却是一副枯骨，吓得他大惊失色，差点儿一屁股坐到地上去。

“李大人。”幽幽的声音从洞开的大门中传来，仿佛很多人在里面呼唤，“来吧，快来吧。”昏惨惨的灯光中，无数幽白的骷髅从门中钻出来。李大人吓得大叫，少女将他一推：“快，快跑回车

上去!”

李大人不敢怠慢，转身飞奔，马车离他很近，可他觉得自己跑了很久都没跑到，身后有很多东西在对他狂追不舍。

近了，更近了。

他大叫一声，扑进车内，猛然醒了过来。

“大人，你没事吧？”赶车的三竹在外面问。李大人浑身冷汗，挑起竹帘，街上偶尔还有行人，两旁的屋子也挂着红灯笼，窗内亮着灯。一切都没有什么不同，静谧安宁。

“三竹，刚才有没有人叫我？”李大人有些恍惚。三竹摇头，他又问：“几更天了？”

“才刚过二更。”

原来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梦吗？可是这梦却太真实了，真实得就像发生在眼前。

“快马加鞭，赶快回府！”

叶府之内，月光静好。花丛中的夜光白开得正艳，一个梳着丫髻穿着粉色衫子的少女从园子里快步走来，刚穿过一座月洞门，便听一个声音道：“你又死到哪儿去了？”

少女步子一顿，垂首道：“霜落姐姐。”

“芸奴，怎么整天都不见你人影？”一个女孩拨开花丛走过来，冷着脸教训她，“这都几更天啦？大公子还没用夜宵呢，还不快去厨下端些糕点过来！”

“是。”芸奴穿过园子，来到小厨房，厨娘们边忙活边说：“哟，是大少爷房里的芸奴娘子啊，又来准备大少爷的宵夜？”

芸奴点了点头说：“今晚备些枣花糕、人参切片糕和奶饽

倖吧。”

“娘子放心，早备好了。”一个厨娘打开屉笼，将里面蒸的糕点取出来，在精致的汝窑瓷盘中盛好，放入食盒中。芸奴接过食盒，转身去了，一个新来的厨娘道：“这位娘子倒不像别的那些跟主子的娘子，脾气真好。”

“你是有所不知，这位芸奴娘子是大夫人带大少爷从北边过来时的路上捡的，说起来进叶家也有十来年了，进门是最早的。只是她模样生得没那么漂亮，性格又木讷，虽说名义上是大少爷房里的大丫头，其实地位不高，就只做些洒扫和针线的活儿，连端茶递水这些事儿，那些机灵的大丫头都不让她做呢。”

“我看这娘子生得也不丑啊。”

“若和常人论起来，自然算不得丑，只是咱们那大公子，平生最爱美色，恨不得将全天下的美女都收到他房中去。别的不说，就说那最得宠的大丫头霜落和碧烟等人，哪个不是貌若天仙？要我说啊，恐怕连皇宫里的妃子，都不过这等姿色了。和她们比起来，芸奴自然就只是狗尾巴草了。”

“说起来，我们这位大公子，不仅模样生得好，那文才也是一流的，虽说不喜经商，却也比二夫人生的二公子好百倍，为何老爷只疼爱二公子？”

“你们这些多嘴多舌的。”管厨房的四娘喊道，“还不快来收拾东西，这些东西收拾不完，今晚谁都不许睡觉！”

芸奴提着食盒往大少爷所住的清泠轩走去，青石板铺就的小路在月光的滋润下如同铺了一层淡淡的霜。路旁有棵高大的黄槐树，树上枝叶摇动，一个声音低低道：“好饿啊。”

芸奴从袖中掏出一个花卷，往上一丢，树里立即伸出一只枯朽

的手，一把抓住花卷，随即便响起咀嚼的声音。

“作为答谢，我告诉你，那些女人盘算着撺掇叶景淮把你打发出去配小子呢。”树中人说。

芸奴没有理他，径直来到清泠轩，敲开门，霜落接过食盒。“好了，你可以去休息了。”芸奴正要走，霜落又道，“明天去一趟单月斋，买些大公子爱吃的海棠糕来。”

单月斋在临安城的另一边，路途遥远，来去要走一个时辰，这些得宠的大丫鬟自然不愿意跑腿，大公子又嫌小厮不干净，这活计自然就落在了芸奴的身上，芸奴也从未有过怨言。

芸奴住在粗使丫头所住的大通铺，大丫头原本可以睡在主子屋中，但自从十三岁之后，她就被赶到大通铺了。

她和衣睡下，一夜无话。

第二天芸奴起得比小丫头都早，扫了庭院，浇了花，喂了鸟，去账房支了银子，穿戴齐整后出门。

临安城里的店铺都开得早，一派繁华景象，各种各样的幡子在头顶翩飞，小贩挑着货郎担四处行走叫卖。芸奴觉得腹中饥饿，在路边买了一张饼，刚啃了一口，便听见旁边的茶摊儿上有人道：“你们听说了没，昨晚太常寺李大人遇到鬼了。”

“是经过定民坊时遇到的吗？”

“正是啊。定民坊最近常有闹鬼的传闻传出，听说好些人都是深夜路过时被鬼所迷，然后就失踪了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李大人能够脱险还真是吉人天相啊。”

“不过他虽然脱了险，却也病了，向朝廷请了数月的假，在家中养病呢。”

芸奴若有所思，不知不觉间饼也吃了一半。忽然不知从哪里飞

来一只果核，打在她的手上，她“哎呀”一声，手中的饼跌落在地。

一辆马车徐徐停在她面前，一只白皙如雪的手伸了出来，挑起剪花绡窗帘。芸奴抬起头，看见一张美艳的俏脸，竟是一位化着桃花妆的少女。

“砸到人了吗？”车内传来轻柔的男声，桃花妆少女不屑地说：“公子，只是个丑丫头。”

“砸伤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只是砸掉了一张饼。”

“既是如此，赔她一张饼吧。”

桃花妆少女从怀中掏出数枚铜钱，扔在芸奴面前：“拿去吧，够你买十张饼了。”

这些年芸奴早已习惯了逆来顺受，她并没有多说什么，俯身将铜钱捡起，看着那辆豪华的马车疾驰而去，将铜钱紧紧握在手中，待张开手时，掌中已空无一物。

马车内，桃花妆少女靠在年轻公子的肩上，从金盘中拿起一串葡萄：“公子，让奴家喂您吃葡萄吧。”

“桃月乖。”年轻公子搂着她的腰，用檀香扇轻轻托起她的下巴，“看看你的胸口。”

桃月脸颊微红着说：“公子，讨厌啦，你又藏了什么东西在人家怀里嘛。”她将手伸进自己的怀中，脸色微变，“奇怪，我明明将这些散碎的铜钱都给了那个丑丫头呀，怎么又回到我身上了？”

“呵，有趣，是幻术。”年轻公子以扇轻点自己的嘴唇说，“桃月，那娘子长什么模样？”

“大概十五六岁，长得嘛……普通。”桃月想了半天，只想到这个词，“太普通了，毫无特色。”

“是吗？”年轻公子意味深长地笑道，“这么有趣的人，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呢。”

芸奴买回糕点，自然是霜落拿去邀功了，叶正程宴请朝廷权贵，宴后剩了很多菜肴糕点，大夫人下令赏给府中的下人，分发下来，她也得了一盘灯盏糕，独自一人坐在黄槐树下吃糕点，头上又有人声：“糕点好香啊。”

她拣了个大的，往上一扔，树中人一边大快朵颐，一边轻声说：“谢谢。”

正好霜落与碧烟经过，心中顿时生出恶作剧的念头，互相使了个眼色，走过她身边时故意摔了一下撞在芸奴身上，将她手中的碟子撞落在地，糕点满地乱跑，瓷碟也摔成了碎片。

“哎呀，实在对不起。”霜落笑道，“不如把大夫人赏给我的八珍糕赔给你好了。”

“霜落姐姐，那八珍糕可是糕点中之精品，芸奴妹妹平日都吃三等丫鬟的饭食，那么好的东西，怕是吃不惯。”碧烟一脚踩扁一块糕点，“哎呀，把我的鞋都弄脏了。”她脱下鞋，扔在芸奴面前：“既然都脏了，就送给你吧，这可是用上等丝绢做的鞋子呢。”

芸奴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两人讨了个没趣，相携而去，芸奴将地上的糕点捡起来，吹了吹上面的泥土，塞进嘴里。

“这样的坏人，你为什么还能忍？”树中人道。

芸奴还是不说话，只是认真地吃糕点。

“你怎么吃得下去，不脏吗？”

芸奴还是不说话，面前忽然一暗，她抬起头，看见一个年轻男子，身穿锦袍，头戴峨冠，眉目清正，正低头看着她：“我问你话呢，沾了泥巴的糕点好吃吗？”